

馬列主義教育叢書

III

# 女教師的筆記

福麗達·維格道洛娃著 相魯之 王懋堅譯

(新譯本)

王懋堅譯

譯

正風出版社印行

★  
馬列主義  
教育叢書

III

# 女教師的筆記

(教育兒童的經驗)

稻麗達·維格道洛娃著 柏魯之 王懋堅譯

正風出版社印行

## 譯者序

一九五〇年夏天偶爾讀了這本書，當時我們認為有介紹給全國人民教師的必要，所以就利用暑假把它倉促譯成中文。關於本書的內容，讀者董渭川先生說的很恰當：『……她以教育文藝的形式，運用靈活簡捷的手法，在這本書裏，告訴了我們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故事。她雖然也在給我們講道理，却並非說教，而是通過曲折複雜的故事，使作者和讀者一道去探求教育孩子的真理。』（見一九五三年九月號『人民教育』）。

三年以來，很多讀者在報紙和雜誌上發表了讀後感想，並對譯文誠懇地給予指正。同時還有很多讀者來信，提供了若干寶貴的意見，讓我們在這裏向這些先生們衷心的謝意。根據這些意見，正風出版社編輯委員會決議交由譯者仔細修訂。在修訂過程中發現有很多不妥的地方，因此，我們決定徹底重譯。唯譯者中俄文水平有限，譯文中的缺陷，甚至錯譯之處，恐依然難免，今後仍希不斷賜教和指正。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

## 作者小傳

福麗達·阿博勞莫溫娜·維格道洛娃一九一五年生於奧爾沙城（白俄羅斯）的一個教師家庭中。在莫斯科中學與師範學校畢業後，曾在馬克尼托高爾斯克任教師。及至在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畢業後，即在莫斯科第六一〇學校擔任高年級俄語與文學。從一九三八年起先後兼任『真理報』及『共青真理報』的通信員。曾寫有關於教師、兒童、城市與鄉村學校的論文及短評多篇。

維格道洛娃與裴琪爾尼可娃合著之『十二位勇敢者』一書於一九四八年出版。該書取材於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波克羅夫斯基村地下少先隊組織的活動。

一九四九年她的小說『四年級丙班』選入『第三十二年』文藝作品選集。其內容係敘述一位蘇聯青年女教師的初步工作。本版係『火花叢書』由『四年級丙班』中摘取數章而成。

本書主要人物表（按出場先後爲序）

安納托利·吉米特列維赤·溫諾格拉道夫，教導主任。

瑪琳娜·尼古拉埃溫娜，女教師。

依萬·維魯奇克（愛稱萬年），學生。

安納托利·高留諾夫（愛稱陶歷），學生。

亞歷山大·葛易（愛稱薩沙），學生。

鮑歷斯·列文（愛稱鮑歷），學生。

阿列克謝宜·歷賓寧（愛稱阿列沙），學生。

尼古拉·薩文柯夫（愛稱科歷），學生。

娜達麗亞·安德列埃溫娜，有四十年教學經驗的女教師。

西爾格宜·馬爾昌諾夫（愛稱西列沙），學生。

亞歷山大·瓦西里埃維赤·沃洛比柯（愛稱薩沙），學生。

莫洛藻夫，學生。

瓦西里·瓦西里埃維赤·沃洛比柯（愛稱萬斜），學生。

列夫·維林斯基（愛稱列瓦），少先隊中隊輔導員。

維克托爾·拉佈庭（愛稱維嘉），學生。

瓦西里·特勞非莫夫（愛稱萬斜），學生。

福拉吉米爾·魯綿切夫（愛稱沃洛加），學生。

克里拉·格拉茲可夫（愛稱克拉），學生。

伊萬·依里宜赤，薩沙·葛易的外祖父。

非奧道赤·魯可列夫（愛稱費佳），學生。

君士坦丁·奧爾洛夫（愛稱科斯加），學生。

吉米特利·克爾散諾夫（愛稱吉瑪），學生。

葉夫格尼亞·維克特勞溫娜·克爾散諾娃（愛稱仁尼），吉瑪的伯母。

謝里瓦諾夫，學生。

萬林廷·拉富洛夫（愛稱萬歷），學生。

安納托利·亞歷山大洛維赤·聶浩達，海員。

留吉米蘭·伊萬諾溫娜·查列斯卡雅，兒童保育院院長。

福拉吉米爾·新尼清（愛稱伏瓦），新尼清艦長的兒子。

# 目次

譯者序

作者小傳

本書主要人物表

|   |                 |     |
|---|-----------------|-----|
| 一 | 科歷·薩文柯夫·····    | 一   |
| 二 | 最主要的·····       | 一五  |
| 三 | 沃洛比柯弟兄倆·····    | 三九  |
| 四 | 到薩沙·葛易家中作客····· | 五一  |
| 五 | 通信·····         | 六一  |
| 六 | 費佳·魯可列夫·····    | 七一  |
| 七 | 吉瑪·克爾散諾夫·····   | 八五  |
| 八 | 葛歷·拉富洛夫·····    | 一一八 |
| 九 | 新朋友·····        | 一三〇 |

附註：蘇聯男女姓名註釋

## 一 科歷·薩文柯夫

「一塊兒走吧，我現在介紹您和學生們認識認識，」教導主任安納托利·吉米特列維赤·溫諾格拉道夫說。

「我自己去，可以嗎？」

他向我懷疑地凝視着：

「沒想到……。好的，您去吧，但是請您不要發慌。」

於是我開開門走進教室，我看到大敞着的窗子，窗外是明朗而蔚藍的天空和對面的紅色房頂，而近處竟分辨不清哪是學生的面孔，哪是教室的牆壁；有幾個學生站起來了，其餘的依然坐着不動。我默默地站在教桌旁邊等候。其餘的學生慢慢地、混合着桌椅的碰動聲陸續地站起來了。

「你們好！坐下吧！」我很不自然地高聲說，甚至聽不出是我自己的聲音了。

我的喉嚨發乾，耳朵裏嗡嗡作響。我繼續往下講，還是提高了嗓子，好像是在一

大堆人面前非要高聲喊叫不可。我說明我的姓名，以及我們要研究的功課。

最初他們還聽我的，接着就不聽了。我看到在最後一排課桌那裏有兩個學生竊竊私語，坐在左邊的幾個男孩子甚至愈談愈響，他們根本就沒有顧忌我是不是能聽見他們的談話聲。

「請不要吵！」我要求他們。

他們很注意地，甚至很驚奇地看了看我，沉默了一回，不過一秒鐘的工夫，他們重新又喧嚷起來了。其中有一個是黑黑的眼睛，寬寬的前額，還有一副活潑伶俐的面孔。另一個是金黃色的頭髮，瘦細的身材，淺藍色襯衣的領子圍繞着他那細長的脖子隨便地動來動去，兩隻眼睛灼灼有神，而且總是帶着譏笑的神氣。

我把文選拿在手裏，用很低的聲音開始誦讀。這篇小說的題目是：『平民與貴人』。學生的喧嚷依然繼續着。坐得離黑板較近的學生因聽到課文中有趣的一段現出了笑容，並且對誦讀開始用心傾聽。

「不要吵，你們不要妨礙聽講！」有人憤憤地說。

我裝着沒有發覺，依然繼續誦讀。下面也就慢慢地肅靜下來；只有讀到滑稽的地

方，才發出鬨堂的笑聲。

我讀完了，學生現出興奮和喜悅的神情；他們對於這篇小說的滑稽結尾感到濃厚的興趣，並且以迫不及待的表情注視着我，似乎想問：以後怎麼樣了？

……在這第一節課中，我出了不少的毛病：我沒有點名，沒有發表任何開場白。

上課前準備好的一切，其中許多沒有照辦。但是這第一節課使我學會了一個簡單而必要的規則：如果你想要學生靜聽，你自己就不要喊叫。關於這一點，從前在師範學院裏，——無論是在講義裏，無論是在主講教學法的教師那裏——我都沒有聽到過。

我在那幾天中體會的還有許多簡單的、普通的真理。雖然時間已久，但是記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樣。

第一次聽寫證明了：全班學生簡直是文理不通，爲了彌補已存在的缺陷，不得不化費許多時間。在下次文法課上，我們開始分析第一次聽寫所犯的種種錯誤。

「爲什麼你把 *меленьк* (熊) 寫成 *миленьк* 了呢？」我問萬年·維魯奇克。

他默不作聲。

「告訴我，什麼叫「字根」？」

對於這個問題萬年回答得很敏捷而且很明確。

「好，現在想一想：МЕДВЕДЬ 這個單字是什麼字根？」我繼續問。

「МЕД(蜜)和 БЕД(引來)！」陶歷·高留諾夫在自己座位上以滑稽和愉快的驚奇口吻高聲喊道。

雖然這是完全不按規則(他應當先舉手，經我許可後，再回答)，但我沒有勇氣指責他，大家對於陶歷的簡單發現都笑了：把單字說成狗熊會尋找蜂蜜，都認為很有趣。

我乘機給學生們作了一段簡短的「講演」：

「我們中間或者有人認為：文法規則是一件事，而識字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不相關聯；甚至以為不懂文法，也可以寫得正確。這種想法是不對的。要是單純地硬記規則，而不徹底了解它的內容，像萬年這種記法，自然不會有效果。要是領會了規則的真義，又能牢記在心裏，等到你寫字時，一定不會發生錯誤。凡是知道 ПЕРЧАТКА (手套) 這個字的字根是 ПЕРСТ (手指) 的人，決不會把它寫成 ПИРЧАТКА。」

「還有 НАПЕРСТОК (頂針) 呢？它也是往指頭上帶的東西啊！」陶歷又喊。

『還有 перстень (戒指) 也是，』仍然站在黑板前面的萬年也附和着說。

『是的，是的！大家看看，知道了單字的來源和它的含義，是多麼有趣味。我們每個人，自然，早就知道 подушка (枕頭) 是往耳朵下面 (под ухо) 放的一件東西。你們說說，還有哪些單字用這個字根？』

『ушат (雙耳桶) ！』 (木板製成的圓桶，兩邊各突出一板，上有圓孔，橫穿一根木棍，以便手提。因為突出的兩板好像耳朵，所以叫做『雙耳桶』，——譯者註。)

『наушник (耳機) ！』

『ушанка (耳帽) ！』

陶歷又炫示他的機智引起我和同學們的注意，他興奮地狂喊道：

『оплеуха (耳光) ！』

『這是很簡單的字根，』我肯定地說。『誰能猜透… скопировать (過度節約而近於吝嗇的人) 這個陌生古怪單字的字根起源於什麼？』

稍停了一會兒，有幾個學生猜透它的含義了：這裏有兩個字根 копилка (儲蓄) 和

дом (家)。

「一文錢不化，他都攢起來了！」

從這天起，我們就不光是單純地學習文法了，我們發現了平常的單字的「祕密」，大家對這個問題都很感興趣。

漸漸地我都認識他們了。從不能分辨一羣學生的姓名起，逐漸認識了一個個的面孔。因此我的點名冊上才看到了「生龍活虎」的孩子們。

每次進入教室，我首先看一看第一排靠近窗子的那張課桌。那邊坐的是薩沙·葛易和陶歷·高留諾夫。他們兩個是時刻不離的朋友，並且常以狂歡的神情——我再找不出別的話來形容——從事學習。在他們的面孔上，我常可以看到我的教學效果：他們跟着我一塊兒思考，深刻體驗我所講的，好像他們曾身歷其境一樣，所以他們和我所想的往往恰相吻合。薩沙·葛易是個剛毅、果斷的男孩子。而陶歷·高留諾夫，孩子們都把他叫做「陶妮」，他簡直像一個女孩子。矮矮的身材，又瘦又小，他常常會害臊和臉紅。全班同學對他都很客氣與愛護。但是我總覺得，——我自己却不能解釋這點，——似乎對於這個男孩子，我們還有某些不了解的地方。當他沉思的時候，他的眼睛總是很嚴肅和堅決地注視着。

我已經知道，鮑歷·列文有突發的『怪脾氣』。他生氣時簡直和公雞一樣：滿臉通紅，全身發抖，甚至連額髮都直豎起來。他有時對小說中他不喜歡的角色生氣，有時見下雨生氣，因為這又妨礙了他功課完畢後在院子裏踢球，有時因斷了皮鞋帶而生氣……

我已經認識了好心腸的阿列沙·歷賓寧。常想了解：這個沉靜而不令人注意的學生，怎樣會博得同學們對他的信仰，為什麼他們都喜歡他，而且服服貼貼地聽從他？我已經能夠叫出自己全班學生的名字了，然而，的確還沒有深刻地了解他們。但是我和全班學生的感情却是一天天地鞏固起來了。

有一次我們讀契訶夫著的『萬卡』的時候，曾發生了這樣一段故事。我帶到教室裏一部幻燈，這篇小說便在學生的眼前活躍起來。第一幅畫面上映出來一條長橈，上面放着一張紙，旁邊有一個男孩子跪着；另一張是：老頭子君士坦丁·米哈義洛維赤披着肥大的皮外衣，繞着宅院打更；再一幅是女主人用青魚打萬卡的臉；接着是森林，一片滿蓋着冰霜的小樅樹，老頭子和萬卡去砍樅枝，準備過節時應用。正在這個時候，忽然幻燈內的膠片燒着了，大概是因為電燈離膠片過近的原故。我馬上拔去插

頭，可是膠片已經燒完了。學生們大失所望。在課間休息的時候他們圍繞着我，異口同聲地嚷着一定要把萬卡·魯可夫的故事看完。

『我沒有第二份這樣的膠片，』我向他們解釋。

到了第二天，想不到我竟成了十捲萬卡·魯可夫故事膠片的所有者。原來，許多學生從早上就去物色膠片，可笑的是每個人一進了教室，都立即高興地說：

『瑪琳娜·尼古拉埃溫娜，我有……』

『膠片！』其餘的學生都一齊喊叫。

在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很少到教員休息室去，常常是站在走廊的窗子附近，學生們圍繞着我，我們漫無邊際地談東說西。我的工作似乎是走上正軌了。但是有時候我總覺得不痛快，因為有許多問題還未解決。煩惱的主要原因是爲了沃洛比柯弟兄倆和科歷·薩文柯夫。現在我先來談談科歷。

最初我不喜歡他。

他有一雙深深凹陷着的小眼，一對肥大突出的耳朵。大概是由於習慣，他愛把眉毛聳得很高，以致在額部摺成深深的皺紋。在這副憂鬱的冷冰冰的面孔上，我找不到

兒童的天真。還有那洗成灰色的襯衣上從來不扣鈕扣的領子，指甲內藏着穢垢的兩隻髒手，又啞又粗的聲音，愁眉不展的神情，這一切都使我討厭。

起初他漠不關心地坐在最後一排，完全不注意我。我却有時向他那邊看一眼，使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安。

不久我們之間發生了一場「公開的戰爭」。

「帶着這樣骯髒的指甲來學校，那可不行！」有一次我這樣說。

「看你想的！」他咕咕嚕嚕地說。

我的怒火湧上來了：

「難道說可以這樣和教師說話嗎？」

「怎麼着？」他漫不在乎地說，並且轉開了面孔。

「我停止批閱你的練習簿，你看看，你的練習簿是多麼不整齊，不清潔，甚至於一拿到手，就令人討厭，」另一次我說。

「那就不要改，您可以不必拿，」他這樣回答。

我怎麼能說薩文柯夫回答得粗野呢，實際上並不這樣啊。他的聲調中含着一種令

人難堪的冷淡，他的態度似乎是在說：「不要糾纏我，我以後再也無求於你了。」

起初一個時期薩文柯夫總算沒有妨礙上課。但他經常是不聽講，直望着窗外，或是用鉛筆刀削東西。有一次正上課的時候他擲了一個紙鴿，我忍耐不住我的忿怒，聲色俱厲地申斥了他，但當時就明白了，這種辦法並沒有用。薩文柯夫用冷淡，試探的眼光看着我的臉，若無其事地聽我的警告。

第二天在上課時他突然站起來，不慌不忙地走到教室前部。我命令他坐下。他懶洋洋地轉過頭來向我瞅了一眼，才從容不迫地回到自己的座位。

此後，沒有一天薩文柯夫不鬧亂子。只要我生氣，發急，中斷講課，他似乎就達到目的而感覺快樂了。在課間休息時他像着了魔一樣，在走廊裏亂跑，或是跳桌子，值日生怎樣也無法把他逐出教室去。上課時隨他高興，不是打瞌睡，就是擲紙鴿。九月份的家庭作業他一個也沒有作，在黑板前回答問題時也沒有好好地回答過一次，最平常的是他簡直不到黑板那裏去。當我喊着他的名字時，他總是憂鬱和不耐煩地在他卯座位上支吾着，說是功課沒有預備。有時候，有的同學因解答得正確，或是把詩讀得很好，博得我的誇獎時，我發現尼古拉往往對我射出厭煩和仇視的目光。